百家類纂序

余耕句章之野樹藝之暇則數與沈子問之談說藝文蓋自黃虞以迄今茲率臆舉作者次第而獵其旨要亦稍稍有所評隲云比沈子戰藝南宮不得志於上林之棲而出振含山之鐸莫邪苴履南威下陳余甚惑焉已聞督學使者頗

加物色庶幾自見其奇不徒碌碌也茲以書來視我以百家類纂蓋大都昔所談說者也夫百家之言皆文之濫觴也言人人殊其于紓指揆道一也陰陽之玄秘百物之精英極天蟠地蓋罔不備焉帝王用之以平章天下聖人用之以範圍三極儒者以之淑躬文人以之流

譽策士以之宣奇法家以之明術方外
以之養真戎行以之制勝莫非師也莫
非學也自非博綜古今羅萬有於寸赤
其何以參兩天地盡神化之用哉蓋嘗
譬之人之有家也有百金之產則所備
物百金也有千金之產則所備物千金
也參其產而至萬金則其所備物不啻

矣此所畜奇贏之辨也又譬之市者也十家之市則市以草衣菅屨也百家千家之市則布帛菽粟牛羊鷄猪也聚而至於通都萬家之市則綺縠珠翠雕鏤象貝蓋舶湊而輂至矣此所聚多寡之辨也夫欲翺翔藝林勒名鼎室而甘於固陋之安猶之窶人而妄意什百之藏

求重寶於十家之市也胡可得哉沈子之輯是書也其意殆以是乎昔王充著論蔡邕深秘其編楊雄草玄侯巴獨悟其旨令其書具在覽者不無訛議焉是編也羅衆儁於目前昭人文於萬億播傳同好蓋不獨侯蔡二子者之珎之也集凡四十卷作者凡若干人乃其輯錄

之旨則凡例題辭載之詳矣茲故可得
而畧云

皇明隆慶元年歲舍丁卯春二月上巳
日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致仕明
州張時徹譔

刻百家類纂敘

曩余為諸生時每盟同志蒐采藝林尚友千古則私相歎曰士誠病於寡陋哉孔子有言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今之經史集三者業既块然備矣廼若諸子言雖人人殊固皆六籍之旁流而百家

之要徑也自司馬遷劉歆班固之徒故嘗錄有輯畧藝文志迄於今則湮沒散逸士尠睹全書茲豈非博綜者之一缺事乎比承之歷陽日事於簿書奔走所謂一行作吏此事便成廢閣信矣然此志固在也暇日輒與郡邑博士弟子員講道較藝評隲往昔

稍稍以舊盟於同志者示之諸士亦多脉脉感動興起越明年秋含諭沈子持所集名曰百家類纂者謁余余見而重有契焉即披閱之則見其首法孔氏下逮莊列遠追黃虞近及

昭代抉玄擷英剔蠹正謬若播璵結緑之初出於璞而桐梓楩楠之新脫於

工師之手也斯實快余志哉乃沈子則又踧然不寧進而請曰古稱龍甲鳳毛世所共珍謂其不恒有於天下且寶其完也茲集徒摭古人陳言妄意撰次亦片甲隻毛耳津懼世之務博者有所訾議也願終教焉余曰非然哉夫掇管攄精而純駁互列者藝

人之軌也執簡按尤而去取異致者考古之衡也六經尚矣戰國而下百氏爭雄卒罔歸一使稽古者槩其醇疵無所短長則如雅鄭並奏朱紫錯陳雖有黃鍾大呂之音黼黻文章之美將混於聽觀而漫無聞見何以通萬方而總一致也是編博而能約汎

而能精固握龍珠咳鳳髓世所共寶者彼鱗甲羽毛將安用乎嘗見世之學者抱一藝持一能即侈然自足斯聞見不廣而寡陋是安余甚病之是纂也楊六籍之旁流尋諸子之要徑殆可附於孔子知之之次而有裨於博綜之士者非淺鮮也盍付之梓以

貽同志沈子避席而再謝不敢余因
給諸學宮令博士諸生相與校正而
刻之刻成丐余一言叙其顛末余喜
數年未就之志賴沈子以有成也遂
書而授之沈子疎朗而慷慨洞直而
沉潛嘗與余論時事余所咨嗟慨噫
沈子亦咨嗟慨噫蓋毅然有志於世

庶幾乎古之有學有守者匪直博雅而已以故其所纂類悉權衡不謬固非堂下矮人之識也讀是編者其尚有以知其人哉

龍飛隆慶元年四月清和滿日

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知直隷和州事古肥張思忠譔

百家類纂凡例總叙

一是編名百家類纂何百家者總諸子之羣書也類者以類而相從也纂者鈎其玄而去其疵也百家異方言人人殊不別其類則其體殽不纂其玄則其旨雜均非所以通萬方之畧也故不揣愚陋僭為訂次使考古者得有所覽焉諸子凡數百餘家言百家舉成數也

一漢太史司馬談始著六家指要之論劉歆所奏七畧則有諸子畧班固作藝文志以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從横曰雜曰農曰小説此謂十家也十家之外又益以兵家天文歷譜五行醫經神仙方技之類皆刪其要以備篇籍

後世分四部之書而諸子百家悉列之子部效孟堅之體耳隋志經籍則增十四種唐宋志藝文則增十七類抑何多耶然中更兵火名存籍去隋視漢則亡其五唐宋視隋則又亡其六七矣及觀我

皇朝文淵閣書目則又不啻六七而已昔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謂書有五厄今之厄又豈直五耶茲所編止取儒道法名墨從橫雜兵八家以附于班史可觀之列外諸家則刻之百家別纂說林粹纂不使溷焉庶博學者知所要歸也

一劉勰有言七畧派流諸子鱗萃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言貴精也隋唐間有沈約庾仲容子鈔孟儀薛古

建子林盧藏用要畧馬總意林皆子書之粹也隋以上諸書不存惟唐馬總意林獨行于世然其所取或一書数章或一篇数句既不盡作者之旨而撰次無統類例不明讀者病馬容齋洪氏曰唐世未知尊孟子故意林亦列其書而差有不同它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書袁淮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矣宋猶若是今可知也故是編所纂第據海内通行及家

藏諸本悉為詮綜攬擷英華寸善必錄其諸詭於道者悉棄之慎所擇也亡書內有片言隻辭當於理者則又刻之羣書廣喻錄示不遺也學者得是編而讀之亦足以廣聞見助發揮雖不睹全書可矣奚止嘗鼎臠咲雞蹠已哉陸機氏曰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其殆是乎若夫金石所藏中秘所載有未備者俟續補之以成完書云

一是編撰列悉倣漢隋唐宋藝文經籍志類例而叅之通考玉海考索諸書畧以世次為先後便觀省也其每家之首則有總題叙原本也每一子之首則有題辭詳始末也其原有題引足徵一書者則錄原辭其或有原

辭而考覈久精品騭未當者則節取原辭而證以衆論附以臆見並以按字發之務折衷於理道不敢妄有所短長也昔人有言觀諸子百家如游羣玉之府琮璜珪璧瓊瑤寶璐光明焜晃莫敢注視如行衡霍嵩岱之境山輝川媚雲蒸霞蔚龍拏鳳跂蒼翠詭異使人應接不暇然則非登九層具隻眼者鮮不為其所眩矣老子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是書之出世必有玄覽之者鄙人津獨懼其不能無疵也

一宋鄭樵校讐畧曰欲明書者先明類例類例既明道術可睹故總古今有無之書為之區别凡十有二類而晁公武讀書志亦分經史子集為四部每讀一書輒撮

其大旨論之蓋燦然較著矣是編所纂專錄諸子則例不得混以他集明類也或曰韓柳歐蘇諸大家濂洛關閩諸大儒尤諸子之傑然者也獨可遺乎余曰韓柳歐蘇以文鳴不當偏目之子也故約文選文粹文鑑文類以及我

皇明文苑刻之百代文宗尚文也濂洛關閩以道鳴不敢槩同之子也故約性理羣書以及我

朝理學名臣錄刻之諸儒理窟重道也體裁不同觀法亦異固各有所指歸也是明類例之意也覽者試詳焉

一六經尚矣仲尼没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從横真偽分爭諸子之言雜然蠭起歷世有作轉相

祖述自名一家或破碎於大道然要之不可廢也諸子舊多有註本大抵各騁己私務伸其說反令本義離析晦焉不章余甚病之昔人謂郭象註莊子非郭象註莊子乃莊子註郭象耳是障之又障者也奚益哉故今所錄盡削之欲令學者因文見道反本默識不徒從册子上鑽研也陸象山有言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六經尚爾矧諸子乎否則玩物喪志逐外遺内雖盡讀天下之書盡窮天下之理固無補於身心焉已非鄙人纂輯之意也其間有闡發精奥者畧存一二以見大意字義奇古者稍爲音釋以便誦讀餘無取焉爾

一經史集各有成書學士所共睹獨子書散逸不全咸

以為恨津幼而失恃蓋顓然蒙也先君子膝而授之經頗了大義比長稍習藝文暇則偷取百家書讀之若有契會者先君子偶見之恚曰兒秖取六經語孟讀之足矣獨柰何汎覽莊老淮南諸書以亂心目乎已廼徐誨之曰學非博之難而約為貴也諸家書誠各有理要在讀之者撢精抉微總之不詭於聖人固六經之翊也不然者弊竭精神猶為徒博豈善讀諸子者乎津受命而退則益盡取百家書讀之積有歲年抄錄成帙蓋藏之篋笥以備忘匪以鬭奇也一日與含士從遊諸彥閱之則迺相眙矚進而請曰富哉快乎此足以備子書之閎矣顧付之梓以與四方同志者共焉余辭不可者再則

相與捐己資而刻之學齋非余志也訖工凡六越月為
卷者凡四十為冊者凡三十有八津因僭論之以叙其
太都云

皇明隆慶元年歲在丁卯春王正月上元之吉

浙東慈谿後學沈津謹識

百家類纂凡例總叙畢

百家類纂目錄

儒家類

卷之一

家語　孔子門人記

卷之二

國語　左丘明著

卷之三

晏子春秋　齊晏嬰著

孔叢子　漢孔鮒孔臧集

新語　漢陸賈著

卷之四

荀子 趙荀況著
卷之五
新書 漢賈誼著
春秋繁露 漢董仲舒著
卷之六
韓詩外傳 漢韓嬰著
卷之七
新序 漢劉向著
說苑上 漢劉向著
卷之八
說苑下

鹽鐵論　漢桓寬著

卷之九

法言　漢楊雄著

潛夫論　漢王符著

昌言　漢仲長統著

申鑒　漢荀悅著

忠經　漢馬融著

卷之十

中論　漢徐幹著

文中子　隋王通著

鹿門子　唐皮日休著

卮辭　本朝王禕著

卷之十一

郁離子　本朝劉基著

龍門子　本朝宋濂著

卷之十二

說林　本朝張時徹著

道家類

卷之十三

老子　周柱下史李耳著

卷之十四

列子　鄭列禦寇著

莊子上　宋莊周著
卷之十五
莊子下
卷之十六
文子　周辛鈃著
關尹子　周關令尹喜著
亢倉子　周庚桑楚著
卷之十七
陰符經　黃帝著
清靜經
洞古經

大通經
定觀經
胎息經
心印經
參同契　漢魏伯陽著
鶡冠子　楚隱人著
抱朴子　晉葛洪著
卷之十八
天隱子　唐司馬承禎著
玄真子　唐張志和著
齊丘子　終南隱者譚峭著

素書　黃石公著

卷之十九

無能子　唐光啓間隱民著

玉華子　本朝盛若林著

法家類

卷之二十

管子上　齊管夷吾著

卷之二十一

管子下

卷之二十二

韓子上　韓韓非著

卷之二十三
韓子下
政論 漢崔寔著
大復論 本朝何景明著
名家類
卷之二十四
尹子 周尹文著
鄧子 鄭鄧析著
公孫子 趙人公孫龍著
墨家類
卷之二十五

墨子　宋墨翟著

從横家類

卷之二十六

鬼谷子　戰國隱士著

戰國策上　劉向叙次

卷之二十七

戰國策下

雜家類

卷之二十八

鬻子　楚鬻熊著

吕覽上　秦不韋著

卷之二十九
呂覽下
卷之三十
淮南子上　漢淮南王劉安著
卷之三十一
淮南子中
卷之三十二
淮南子下
卷之三十三
論衡上　漢王充著
卷之三十四

論衡中
卷之三十五
論衡下
卷之三十六
白虎通　漢班固著
風俗通　漢應劭著
卷之三十七
子華子　晉程本著
劉子新論　北齊劉晝著
兵家類
卷之三十八

六韜 周呂望著
司馬子 齊司馬穰苴著
孫子 魏孫武著
吳子 魏吳起著

卷之三十九

三畧 黄石公著
尉繚子 魏人
孔明心書 漢諸葛亮著
李衛公 唐李靖著

卷之四十

韜鈐内篇 本朝趙本學著

韜鈐續篇　本朝俞大猷著

百家類纂目錄畢

儒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心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茍以譁衆取寵後進修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辟音僻

隋經籍志曰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

邦國之民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缺仲尼祖述前代脩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於戰國孟軻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為之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說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

按戴記儒行荀卿儒效其論儒備矣然莫過於孔子告子夏之言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斯兩言者儒家之標極也嗟乎儒一也何至有君子小人之判焉則心術是已古之學者為已君子儒也今之學者為人小人儒也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毫釐之間聖狂之別也故為儒者辨諸此而已矣諸子論儒率從文藝不究本

原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愚請誦法孔子使業儒者
知所趨住焉

家語題辭

按劉向校録孔子家語二十七篇魏王肅所註則有四
十四篇今所傳者王肅編次也肅序其後曰孔子家語
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訪交相
問對言語也既而諸子各自記其所問與論語孝經並
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别出為論語其餘則多集
録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辨頗有浮説煩而不要
者亦由七十二子各相叙述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
使之然也肅蓋得之於孔子二十二世孫猛所傳因為

之註遂行於世其閒所載多有見於左傳大戴禮諸書
宋朱仲晦謂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者是也諸志皆
入經類附論語之後余獨列之儒家首者宗孔氏也是
書雖盡非孔氏之言固孔氏之徒也傳曰衆言淆亂折
諸聖學者能折衷於孔聖斯無媿於儒焉爾矣外又有
曾子二卷子思子七卷皆採摭大戴禮諸書以成辭不
雅馴並不録

家語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一

明浙東慈谿後學沈津纂輯

儒家類　　家語

相魯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

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東夷雷鼓曰譟）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俘者陣中生獲之人）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

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粺用秕粺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獨子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城三堵曰雉縣有百雉過制也）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

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始誅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

順非而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彊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傅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

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愼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然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

王言解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

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

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修則四海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

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龢

大婚解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婚為大大婚至矣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至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

也敢不敬與

儒行解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
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
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
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
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
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
鄉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哀公命席孔子侍
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
待舉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

求多積多文以為富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刼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禮必以龢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為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問禮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非禮則無以辯君臣

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汙罇而抔飲鑿地為罇以手掬飲蕢桴而土鼓以草為槌地為鼓猶可以致敬於鬼神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治金為器之模範合土以作瓦甎以為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毛曰炮加火曰燔以烹以炙煑曰烹炮曰炙以為醴酪酒曰醴漿酢曰酪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此禮之大成也

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謂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

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彊不息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無積財也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

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昃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矣

致思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

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季羔為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

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以法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脩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

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汝以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食饋之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矣子路心服而退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明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絪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怪之使使問於孔子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為能獲焉王食之大美子游問曰夫子何以

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此如加之正不難矣

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孔子

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

孔子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

好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對曰君之問不先其大者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退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也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

楚恭王出遊亡烏嘷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已之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

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觀周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興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子弟之進蓋三千焉孔

予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卻走而求及前人也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

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弟子行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請聞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

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彊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强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

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行於己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忘是言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此宮縚之行也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

賢君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

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産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産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顔淵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者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賤不肖矣其亾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雖欲無亾豈

可得乎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辯政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五官妓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

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夫子所以與之者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腳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

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攺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

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寛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六本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為君子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

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已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絶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悦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辯物

郯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官名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孔子往視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

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者神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于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敎之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踈敎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顏回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

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工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禮畢朝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策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為已不重為人不輕君子也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狡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羞而不能小人也

子路初見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御狂馬手不得釋箠策）操弓不反檠（弓不反於檠然後可持）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人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夫子言箭末用羽箭頭用鏃）其入之亦不深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
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
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將受焉子路言
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於大
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
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
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
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孔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
知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所至思而弗憂孔蔑曰

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有之

在厄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

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孔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

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脩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

入官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

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椅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畧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羣臣汙矣

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紘充耳所以揜聽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斯言退而記之

困誓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丘之不濟此命也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鄒作槃琴以哀之

子路問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脩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

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夫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

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五帝德

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睿齊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淵而有謀疏通以智養財以任地

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絜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都南至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生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作曆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過而送之） 明神鬼而敬事之其色也穌其德也重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内

舟轝所及莫不夷說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虞舜孝友
聞於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
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睿明智通為天下帝
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恭已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
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
而葬焉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
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亹亹穆穆為紀為綱
其功為百神之主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
據四海任皐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
民莫敢不服

執轡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納故曰御四馬者執

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

本命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

必有終矣公曰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故聖人因時以合偶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氷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論禮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子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吾語汝以

禮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
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夫禮所以制中
也子貢退子游進曰敢問禮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
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
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
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
故長幼辯閨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
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子游退子張進曰敢
問禮何謂也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
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
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長

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其失策軍旅武功失其勢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

觀鄉射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脩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老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

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郊問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

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蠒栗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神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五刑解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弒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弒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變

闘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輙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穽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

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脩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之名矣為(而)之諱所以媿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

之

刑政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孔子曰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則赦之是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

禮運

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為己力則為人城郭溝池以為固

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

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吾捨魯何適夫魯之郊及
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
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
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
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

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何謂人情喜怒
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
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
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
脩十義講信脩睦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人者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於山川播五行

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

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冠頌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

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廟制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

卑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廟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遠廟為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士立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其廟皆不毀也

辯樂解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

氣憂愁之戚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存于體乃所謂治安之風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乃所以為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流泉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脩之致乎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

問王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

而珉之多乎孔子曰非為玉之寡而貴之珉之多故賤之
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
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
詘焉樂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
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
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
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
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
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

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

屈節解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

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子貢曰緩師吾請救於魯今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曰今齊國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誅齊利莫大焉吳王曰善然吳嘗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先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

之强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絶之名棄强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絶世今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盛矣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吳王悅子貢之越越王郊迎曰此蠻夷之國大夫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說吳王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伐越而後可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患也今吳國家疲弊百姓怨上伍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以佐之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越

王許諾子貢返越王悉境內之兵以事吳吳王乃受越王卒遂自發兵以伐齊敗之越遂襲吳之國滅焉夫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强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本姓解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周公相成王命微子於殷後與國于宋弟號微仲生宋公宋公世為宋卿生正考甫考父生孔父嘉五世後以孔為氏焉叔梁紇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求婚顏氏禱尼丘山而生孔子十九娶于宋之开官氏生伯魚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

五十先孔子卒齊太史子與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王乎夫何其盛也

終記解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杖哲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乎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

於兩楹之間即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即殷人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孰能宗余余逮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二矣葬於魯城北泗水上二三子三年喪畢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於墓百有餘家因名曰孔里焉

正論解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孔子覽晉志晉趙穿弒靈公趙盾亡未及出而還史書趙

盾弑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乎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鄭有鄉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鬷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毀為也夫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其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為必政唯有德者能以

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産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於猛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子産之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信有之乎（東益之宅有不祥信然乎）孔子曰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取幼家之不祥擇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曲禮子貢問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偪上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斂贈以珠玉孔子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

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覆醢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為由也而不知禮

百家類纂卷之一 終

國語題辭

按漢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撰巽巖李氏謂左氏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爲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内傳而先所采集之書草藁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國語謂之外傳殆非丘明本志也以故辭多枝蔓不若内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理或然邪然司馬子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范甯云左氏富而豔韓愈云左氏浮夸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夸矣非左氏不能作也柳宗元極愛其文又作非國語以排之宗元豈真得於理者哉

國語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二

儒家類　國語

周語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

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
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
人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
民隱而除其害也奉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
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
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
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
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
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
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

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樂典也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

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

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庬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音脈）土陽癉（丁佐切）憤盈土氣震發（癉厚也憤積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日月底于天廟（營室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

青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師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

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狗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狗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王立戲樊仲山

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數也）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革更也更制度者合其數）也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

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于農耨穫亦於籍獮
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
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
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
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
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
不能烝升也 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
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氣通為演
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
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

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回祿火神再宿

爲信聆隧地名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檮杌鯀也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在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莅之昭明物則以

訓之制義庶乎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乎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晋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帝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摯幣瑞節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

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練主用桑虞主用栗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

也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

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雝且獻楚捷遂爲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十七年王降 下也 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内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無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内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内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

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猒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吾昔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

以其黨啟翟人翟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鄭晉文公納之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隧王之葬禮闕地通隧故曰隧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卿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

改行王佩玉所以接行步也　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
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
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
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
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
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
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
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
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
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

討也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君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脫胄而下敬天王也超乘者三百乘超乘者跳躍而上車者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讁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讁是道

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殽獲其三帥丙術視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殽烝烝升也升折俎之殽原公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禮之立成者為飫房太俎也親戚宴享則有殽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脩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飫半體禘全體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

舌人體委與之（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脩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見時宴不宴月會旬脩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享龢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

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脩執秩以爲晉法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覿見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受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氐亢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

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偫具也畚器名土籠也梮舁土之器）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火之初見期（會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畺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

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執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夫致餐廪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皆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

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

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一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

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沒二年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鬬者兩水格有似於鬬）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竇決也）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道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

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三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雝者嘗焉（雝亨煎之官也）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

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猒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

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
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
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
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
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
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
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
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其喪又鮮其繼
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覆林耳不及也夫
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

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爲步 半步爲武）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五尺爲墨倍墨爲丈 八尺爲尋倍尋爲常）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閒其察清濁也不過一又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愼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天地人也）平之以六（律也）成於十二（律呂也）天之道也夫六中

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養六氣之德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
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
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
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
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
而黜散越也六間六呂在陽律之間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
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
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
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
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
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

也故先王貴之

魯語

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

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收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享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

所成也故愼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脩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寛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

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
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
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
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
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
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
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
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巳
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
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兹
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

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筴筴簡書也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爲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也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拘也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

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

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
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
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
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
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
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
內朝子將庀治也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
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
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

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大采衮織也祖習也識知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

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闔闢也門寢門也）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别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内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夫也）而莫哭文伯（子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

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綱紀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倍之數之極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

使求監馬故銘其栝曰肅愼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重也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齊語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

中鉤是以濵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周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舋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

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叜老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竱等也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謂三分國都以爲三軍五分其鄙以爲五屬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

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則其言哤亂貌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疾也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以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

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槀除用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而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襏襫蓑衣也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

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二千家爲一鄉二十一鄉凡二萬四千家此管子所制非周法也）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帥五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

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

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令勿使遷徙五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之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
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
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脩德進賢桓
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功也以告且
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
慎端愨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
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
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
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
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

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

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

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弑死國絶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爲已動也（動謂救患分災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縷綦以爲奉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橐而入（垂言空而來也橐囊也）稛載而歸故拘之以

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巳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渠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晉語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猾弄也以象讒口之爲害也戎夏交捽捽相對也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惰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惰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

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有膠鬲比而殷亡周幽王

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賊也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

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

子曰知難本矣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烝于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涖事猛足乃言於太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敬順所安爲孝棄命不

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柰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巳獨集於枯（喻人皆與奚齊巳獨與申生也）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夜半

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旣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旣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

然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四年復為君

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

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諫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
求善以終猒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爲郵矣會其季年可也
茲可以親皆以爲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
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
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
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
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
受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
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
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
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

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巳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

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
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
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補先君而成霸者也子
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
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
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
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
之享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
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
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
吾食舅氏之肉其知猒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

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足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甯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胙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脩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

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骿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曰吾觀晋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晋國得晋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僖負羈饋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晋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爲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晋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晋公子生十七年

而亡奔也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佗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此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猒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莽也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

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儁才離違而得所久約而無釁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扶持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

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享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既享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

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請殺晋公子弗殺而反晋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脩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且晋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謟三材傅之天胙之矣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囚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

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命是聽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其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沇璧以質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晋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絶告楚則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

秦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然後用之蔑不欲矣公說是
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曰請復衛
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舅犯慍曰子玉無禮哉臣取二
君取一必擊之先軫曰子與之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
釋宋也宋衆無乃彊乎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
三怨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
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
宋圍從晉師楚既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
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
聞之戰鬬直爲壯曲爲老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
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

退三舍避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君子曰善以德勸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公曰然則教

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脩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迎也浦而後大

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于被廬作三軍使郤縠將中軍以爲大政郤溱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伯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隱也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馬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晋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御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御獻子請以狥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

靡笄之役御獻子傷曰余病喙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目在於旗鼓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集矣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祇以解志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

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上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哉欒武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

詩使勿兜惑也風采也聽臚傳也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耻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

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于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與楚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盍姑謀睦乎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

鄢陵之役荊猒晉軍猒謂揜其不備也軍吏患之將謀范匄自公族趨過之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爲戮苗

棼皇曰善逃難哉既退荆師於鄢陵將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惟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肸叔向之名）公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揚食我生叔向之母聞

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
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
夕（夕至於朝）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
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
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爵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
聞（詭辭以諫）君忸怩顏乃趣赦之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
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無不可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
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肸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何以黜朱也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子孫亨之不集三軍之士暴骨夫子員道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虢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爲戮樂王鮒求貨焉弗與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其爲人也剛而尚

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主矣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恤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爲室斵其椽（榱也）而礱（磨也）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斵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斵之士首之（斵其首也）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斵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斵者仁者之本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

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

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發聞也）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黶也）驕泰奢侈貪欲無蓺畧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御昭子（御至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

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士景伯如楚叔魚爲贊理邢侯與雝子爭田雝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及蔽決也獄之日叔魚抑枉也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雝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賣也獄雝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夫以回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雝子於市

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軍

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爲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且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能而退不以安賈貳令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傳而鼓降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爵祿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

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鳌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芘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

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初趙簡子使尹
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
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
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招余讐也郵無正進曰昔先
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
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羞進也有溫德以成其
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更復其所
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其身以
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
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
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

而懼公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庚曰可以鑑鏡也而鳩安也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可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行文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禁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

外死而復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爲瘉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犫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不以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知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

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駿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三失三失人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蜹蟻蠭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遂滅知氏

楚語

莊王使士亹傳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尭得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

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此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矣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動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赧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其祥祭也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訟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

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也）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富於容貌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

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弘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餘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臺

麀鹿攸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左史倚相延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

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睿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分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

子經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
對曰祀加於舉舉人君朔望之盛饌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
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
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
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
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
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
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月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
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龢聲以
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

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則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群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豼九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群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

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

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嘆何也

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

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灾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灾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吳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間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覆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棄也句踐

而又有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灾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爲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邊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備也）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既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

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喜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閒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

國以間陳蔡不脩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
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
獨行屏營傍偟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
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
枕王以墣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不納
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
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
高下下以能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狠違也
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
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
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

敗績吳人有功

越王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

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揜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絶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諾曰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

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中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

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後命也）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北古之背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何畏天降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

吳不受令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
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
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
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
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
稷况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
死使人說告也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巳矣若其有知
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
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越語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

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諸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軍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